

杨骚传

福建现代作家传记丛书 ● 杨骚传

青禾著

海峡文艺出版社

福建现代作家传记丛书 ● 杨骚传

青禾著

海峡文艺出版社

(闽)新登字 05 号

杨 骚 传

——福建现代作家传记丛书

青禾 著

*

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东水路 76 号 邮编:350001)

福建省新华书店经销

福州世友电脑公司排版

福建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三明新市中路 70 号 邮编:365001)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9.5 印张 4 插页 230 千字

1998 年 1 月第 1 版

199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 000

ISBN 7-80640-085-0

I·980 定价:16.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厂调换



1939 年元旦摄于安顺



与“左联”青年作家合影
 后排(右至左):杨骚、沙汀、艾芜
 前排(右至左):王梦野、杜淡、白薇



1939 年在“作家战地访问团”采访途中



与巴人(王任叔)合影于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新加坡



1948 年于印尼的巨港

序

魏 拔

青禾是一位挚爱乡土的小说家。闽南漳州那一片乡土上的风物人情，不断启发他的熠熠灵感，酿造他那有如春水微波一般漾荡的绵绵情思，使他的作品始终葆有南国水仙花般的清香和温馨。当初我就是想倚重青禾的文心，邀约他为他的前辈乡亲杨骚写文学传记的。青禾花了两年时间，把这部传记写出来了。我先后读过两遍，觉得此书确有特色。特色就在于：在漳州人青禾眼中，杨骚首先是一个漳州人，是九龙江水土哺养长大的作家。“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其间的同情和理解自有独到之处，为他乡人所不及。

这部传记一开篇就以抒情笔墨介绍漳州的山川景物和它在近代的历史变迁。在这样的背景中，描述杨骚的身世和他的早年生活，说明他这位“漳州之子”在离开故乡、走上文坛之前，故乡已铸造了他的灵魂。青禾认为，“古老的漳州富足、平静，加之气候的温和，养成漳州人性情的平和。”而杨骚的善良温和，他对于内心平静的渴求，正是漳州人性格的典型表现。青禾还认为，“漳州人祈求平安，以平为安，面对灾难压迫，非到万不得已，少有剧烈的反抗行为。但忍耐使苦难潜入内心，化为不平……怨是内心的不平，但没有行动。没有行动并不等于不行动。想行动而没有行动，必然更增加内心的不平和痛苦。这种不平和痛苦对于一般人来说，可以因‘生活’而淡化，而对于知识分子来说，往往因时间的推移而加深。”杨骚的“许多内心的痛苦，似乎来源于家

乡的这块土地的营造，来源于漳州人的这种平静的痛苦。”这些论断，当然都是一家之言。令我赞赏的是青禾敢于做出这样的论断。青禾写了多年小说，笔下创造不少漳州人的艺术形象，但他从地域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进行历史考察，对于漳州人的性格特征做出概括，这却是第一次。他的意见或许有所偏颇，但不失其片面的深刻性，是可以讨论的。推广而言，亲切感知八闽乡土的景物风情，进而深入思考生于斯长于斯的世代福建人在心灵、性格中有着什么样的地域历史生活的文化积淀，对于青禾来说，对于闽海文学创作界来说，都是一种进步，是跃上新台阶的一种征象。

青禾写道，杨骚出生这一天，“在漳州的各种正野史上，没有任何奇异现象的记载，如彩虹之类，足见杨骚是极平凡的。”在传记作者心目中，传主既是个平凡的人，那么就不必仰视他，不必在他的图像上面画光圈，也不必“为大人物讳”；就可以用平常心体会平常人，同传主一起漂泊，一起交朋友、读书、写作，“体验他的情感，感悟他的思想”，写出一个血肉丰满的真人。青禾并不放纵小说家的想象，任意给杨骚涂抹色彩，添油加醋，而是相当审慎地研究、鉴别、使用资料，力求再现杨骚本来的面目。当然，他所写的，是经过他解释的杨骚，不可避免会有他的观点和倾向。或许也因为漳州人性格平和的缘故吧，青禾在必要对传主做评判的时候，总是很委婉、含蓄、讲究分寸的。有的地方轻声说重话，点到为止，并不展开。我想，这是体现着一种温和亲切、平实质朴的写作风格，值得特意指出来。

青禾也写道：杨维铨取笔名杨骚，“骚，就是发牢骚。这个骚字是对社会的不平和愤懑，也是对自己的不满，对命运的怨恨。他既反抗社会的黑暗，又不断地挣脱个人情感和命运的羁绊，他永远和这个‘骚’字紧紧相连。由于漂泊，他的‘骚’总是带着凄凉。”这确是一字传神，评点了杨骚的一生。然而，如此看来，满

腹牢骚的杨骚却又是性情不那么平和的了。他在穷困中飘泊，在寻求个人出路的艰难奋斗中感受到民族、国家的深重苦难，在吸收西方思想文化、追寻救国真理的求索过程中逐渐左倾，在从事文学创作的漫长经历中由用笔倾吐个人心中郁积进而自觉为大众、为革命写作，纵观他的人生道路，始终贯串着反抗性革命性，与同样是漳州籍的作家林语堂不一样，却与同时代倾向革命的千千万万知识分子（包括左翼作家）一起汇入革命洪流。仅仅用地域环境的影响来解释这样一个杨骚显然是不够的。这里显然需要从更为广阔的时代背景，从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传统和历史地位，从现实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交互作用，对一代知识分子进行纵深的历史考察，而杨骚正是知识分子中的一员，是颇有代表性的一个典型。这部传记，对于杨骚所处的社会环境和周围人际关系，以及影响杨骚的思想和生活的重要历史事件，都有恰如其分的描述，可以让读者通过一个作家、一个平常人的传记看到若干社会场景所构成的时代历史的真实侧影，从而再来理解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获得认识上的丰富。使我稍感不足的是，青禾偏重于评析杨骚这一个漳州人，而没有着重评析杨骚这一个知识分子，没有在这一个知识分子的典型性上做更为深入充分的分析和概括。不然是会有更多精彩的话可说的。

一九九五年八月六日

目 录

序.....	魏 拔 (1)
第一章 漳州之子	(1)
一 漳州，世纪末的“平静”	
二 “日本可恶，满清该死”	
三 不是一个乖孩子	
四 在光复的日子里	
五 忧郁的中学生	
六 东渡日本	
第二章 东京之曲	(32)
一 东京的失落	
二 浮石，第一次尝试	
三 象征主义：迷茫与凄凉	
四 文学之外，另一个杨维铨	
五 地震，心灵的震撼	
六 素姐，心中的歌	
七 《心曲》，爱的飞翔	
第三章 漂泊之声	(70)
一 杨维铨，你在哪里？	
二 可贵的感悟	
三 痛苦的深渊	

四	漂泊之声：《受难者的短曲》	
第四章	战士之歌（上）	（100）
一	爱情，爱情	
二	永远的朋友和导师	
三	切身的哀感	
四	“把梦拂开”	
五	现实的目光	
第五章	战士之歌（下）	（142）
一	生活，贫困中的奋斗	
二	分手，贫困中的超越	
三	“左联”战士	
四	在危险中前进	
五	故乡行	
六	中国诗歌会	
七	《乡曲》及其它	
第六章	战地之行	（201）
一	榕城风雨	
二	雾都重庆	
三	从重庆到华阴	
四	将军 士兵 人民	
五	南温泉	
第七章	遵命之旅	（242）
一	路过香港	
二	狮城，难忘的半年	
三	隐居生涯	
四	从星洲到椰城	
第八章	赤子之心	（271）

- 一 祖国，“我要用笔歌唱”
- 二 诗人与青年
- 三 诗人与儿童
- 四 最后的岁月

后记..... (294)

第一章 漳州之子

一 漳州，世纪末的“平静”

福建，漳州。

这里，山青水秀，四季如春。

这里的溪边有连绵不断的翠竹，这里的山地有一望无际的荔枝林，这里的平原上，蕉林与桃园相映成趣……这里有一种花，叫水仙花。

水仙花，清丽，淡雅，芬芳，与众不同。

“翠帔绀冠白玉珈，清姿终不淤泥沙。骚人空自吟芳芷，未识凌波第一花。”“冰雪为肌玉炼颜，亭亭如立藐姑山。群花只在轩窗外，那得移来几案间？”

康熙皇帝见多识广，却不能不为水仙动情赋诗。

漳州城，小巧玲珑如水仙。

清澈、透明的九龙江环绕着小小漳州城，四通八达的濠沟，把江水引入城内，小船在濠沟里穿行，载着山里的竹笋香菇和海里的蚝仔螃蟹。在濠沟上有几座庙宇，东桥亭，西桥亭，北桥亭，供着观世音菩萨，终日香火不绝。在庙内的天井边，顽皮的小孩趴着栏杆，可以看到小船移动的篷顶。濠沟旁，大庙边，古榕参天。榕树下，人们坐在光溜溜的青石板上讲古，拉琴……卖豆花的，卖豆干面份的，卖煎粿的，这里一担，那里一摊。地上，到处是荔枝壳，香蕉皮。轻风徐来，丝丝香气扑鼻，分不清是花香还是果

香。

漳州，美丽，古老，富足，宁静，懒散。

著名诗人杨骚就出生在漳州，在漳州城南的一座古老的大房子里。

杨家的祖居并不在城里，而是在城北十几里的丰山，在九龙江主流的北溪溪畔。

1990年11月，杨骚的儿子杨西北对故乡丰山作过这样的描述：

不知是唐朝的哪一年，祖宗从遥远的北方跋涉入闽，作为族人的一个分支定居在这里，定居在这个被叫做“丰山”的地方。族谱里将定居后第一代家长称为“始祖”，自此生息繁衍，脉脉相传。

萦绕在脑中的一个问号是：始祖为什么选择了这个地方。

深沉的北溪在崇山峻岭中奔腾碰撞了上百公里，无所羁绊，来到龙潭后，却步履迟缓，流连张望。那时，龙潭两岸古木参天，青藤攀援，枝枝桠桠相互缠结，在溪流上空织起一方几可遮蔽天日的绿屏障，深山里悠长的虎啸豹吟，平添几分仙气。于是，有了骚人墨客在陡峭的岩壁上留下种种文字，诸如“九龙戏水处”等等，是否真有九条龙在这里腾挪滚翻，九龙江的名字是否由此而来，不得而知。然而北溪像精壮的汉子经长途奔袭后想找个惬意的地方歇息一样，实实在在的，他犹豫了。但是，不仅仅是犹豫，他终究有追求，要找新的天地，踟蹰之后，又决然向前奔去。

一出龙潭，就到了丰山。山峰退隐，平野开阔，一派明亮。北溪激动了，果然，跃出山间另有天地；果然，唯有向前才葆有无限生命。他升华到一个新的境界。就在丰山这里，

北溪烙下了深深的痕迹。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在岸边宽阔的转弯处淀积起一片细白细白的沙，那么诱人联想。我始终固执地认为，这里是北溪呕出的一滩最为丰富的感情。从这里开始，北溪从容不迫地转了一个弯，迎着深远的蓝天，向不算太远的大海流涌而去。

祖宗也曾是这样想吗？不管如何，总有与北溪吻合的地方，不定正是那种坚韧的锲而不舍的拓荒精神。他认准了这块还没有垦殖的土地。（《芝山》1991年第2期）

诗人的儿子在这里寻找着什么，是家族兴衰的原因？是先辈奋斗的足迹？是代代相传自强不息的精神？或许都有。不管怎么说，这土地是那样的诱人，那样的使人眷念不忘，至于，诗人远在南洋时，发表文章，还常常以“北溪”“丰山”作为笔名。“北溪”“丰山”即是我，我即是“北溪”“丰山”。诗人身上流着北溪的水，散发着丰山的泥土气息。

这块土地使杨家曾经相当的荣耀过。丰山的老屋虽已破败不堪，但那宽广的青石板铺成的庭院，那门前巨大的条石，那石埕两边的石柱，甚至那长着枯草的高高的瓦楞，都透露着昔日的荣华。在清代近三百年间，漳州府出过一百一十七名进士，其中的二名出自杨家，一文一武，那石埕边上残存的石旗杆，炫示着当年及第的荣光。

十九世纪初叶，杨家移居漳州城。

封建经济的烂熟，商品经济悄然发展。古老平静而富足的漳州城商贾咸聚。临江的东闸口一带更是商铺货栈林立，水产、粮食、木材、锡箔、烟草、茶叶、布匹、丝绸、瓷器、纸张、盐、糖、药材……杨家在东闸口落了足，发了家。祖宗的荣耀并没有使杨家人过分地依恋山村和土地，聪明的杨家人在崇尚诗书的同时，顺

应了悄然而起的商业潮流，入城经商，经营纸张，由此发家。他们是看准了纸张生意的行情，还是因为书香门第对纸张的特殊感情，不得而知。反正，他们是做了纸的生意，开了纸行。

杨家的纸行有丰富的货源和活跃的市场。造纸是中国四大发明之一。漳州西北山区、九龙江上游沿岸竹海连绵，造纸作坊遍布山涧、溪畔。所造纸张沿江而下，咸聚漳州再由漳州销放各地。

东门口是九龙江流入城内濠沟的东闸口，也是个繁华的码头。清晨，东乡南乡西乡送蔬菜瓜果的船只由这里驶进城。夜晚，从城内各个角落集中到船上的粪便由这里驶入九龙江，分散到各乡村。而整个白天，在这里进进出出，靠岸起货装船的就显得更加丰富多彩，单水产，就有从沿海各地经石码进来的蚝、蚶、蟹、龙虾、白带鱼、黄花鱼、加里鱼、马鲛鱼、沙鱼、鱿鱼……更不用说是盐，是各种布匹、瓷器、茶叶、木材、药材……而杨家的纸张，自然是由这里上船下船，由散而聚，由聚而散，从中获利，由此发达起来。

清同治三年（1864年）太平天国侍王李世贤在天京沦陷后，率部由江西南下，经汀州、龙岩，于10月14日攻陷漳州。太平军在漳州滞留七个月之久，于次年5月15日撤离漳州。这期间，太平军杀富济贫，杨家由此遭了殃。很难说杨家当时是如何的富有，但太平军后期的纪律松弛也是可想而知的。侍王李世贤没有死在清军的刀下，而是死在他的同僚康王汪海洋的手中。汪海洋不但坐视李世贤部队在漳州地区的失败，而且杀死李世贤。历史的恩怨怨有时是很难说清楚的。但杨家的遭殃却是确实的。杨家劫后余生，仅仅剩下二个人——四岁的杨长生和他二十二岁的叔叔。杨长生的父亲临死时嘱咐二十二岁的弟弟，一定要把长生抚育成人。

杨长生是杨骚的生父。这个二十二岁的叔叔是杨骚养父的父

亲。当然，这是以后发生的事情。

二十二岁的叔叔带着四岁的侄儿移居南市街。南市街南凭九龙江，北与府口街相连，也是漳州繁华之地。二十二岁的叔叔精明干练，改做棉纱生意，逐步发达，杨家由此中兴。后娶妻生子，有八子二女。杨鸿盘，这个清王朝最后的一批拔贡之一的读书人，是他的第三个儿子，他给杨家带来最后的功名。

叔侄俩相依为命，这个二十二岁的叔叔并没有辜负哥哥的嘱咐，他把侄儿抚养成人，并使其自立。杨长生以做面条为生，生三子两女。杨骚，是他的第三个儿子。

1900年1月19日杨骚出生在南市街这所巨大宅院底层阴暗的房子里。这一天，在漳州的种种正野史上，没有任何奇异现象的记载，如彩虹之类，足见杨骚是极平凡的。父母给他取名古锡，字维铨。1928年3月，杨骚在《语丝》周刊发表日记《十日糊记》第一次以“杨骚”为笔名。骚，就是发牢骚。这个骚字是对社会的不平与愤懑，也是对自己的不满，对命运的怨恨。他既反抗社会的黑暗，又不断地挣脱个人情感和命运的羁绊，他永远和这个“骚”字紧紧相连。由于飘泊，他的“骚”总是带着凄凉。

杨家住的是一座坐东朝西三进的院子。临街的一进，有二开间宽，二层，带骑楼，漳州人叫“雨脚具”，楼下是店面，不住人。店后是一过道，过道后面有一小天井，迈过天井，是一个阴暗的厅堂。这个厅堂不大，却是杨家的神圣所在。这里供着祖宗的神主。每逢祭日，便香烟缭绕，小杨骚和他的兄弟们在这种特殊的香气中，抬头看了看那一排神秘而阴森的灵牌，感受着祖宗的威严与庇荫，他伸出小手把桌上的供品拿到鼻子上闻了闻，桃子依然是桃子的香气，香蕉也依然是香蕉的香气。他对大人物的虔诚和敬畏感到不理解。然而，在那阴暗的房子里，他感到害怕，似乎那发黑的神主里有什么东西，在影响甚至主宰着活着的人们的

生活。厅堂楼上和后面二层楼均住人，向东延伸，再向北拐。房子显得空旷而阴凉。楼上楼下房房之间门门相通，前后走廊，站在这头，一眼便可望见另一头。各房之间，似无秘密可言。再后面，是一片青石板铺成的院子，有花有草，有零星的几棵龙眼树、黄皮果树。最后是一排平房，有厨房，有纺纱的作坊。在杨家中兴之时，这厨房每天要做上百号人的饭菜，包括杨家各房和亲戚。纺纱房里，终日嗡嗡作响，忙个不停。杨家的后门，直通龙骇瀛，距通元庙即杀害他们族人的太平军侍王府不远。只是此时的侍王府已成历史，早已恢复通元庙的旧观。庙内缭绕的香火和宁静的气氛早已使健忘的人们忘却那血与火的日子。但杨家祭祖的时候，或许不会忘记。

杨家的大房子很符合中国的传统。高大的围墙，坚固的大门把院内与外界分开。而院内，院院相通，各房之间，门门相通，几无秘密可言。大一统的观念在这里化为土木建构的实在。好在杨维铨生在封建社会的末世，杨家又干着经商的营生，杨宅兼作作坊与店面，开放早已形成，杨维铨没有受太多的封建礼教的束缚，使他得以在中学毕业之后，拱手一揖，告别这古老的房子，东渡日本，留学去了。当然，这是后话。

1900年年底，不满周岁的杨维铨过继给他堂叔杨鸿盘当儿子。其时，杨鸿盘二十三岁，尚未生子。后来，杨长生搬出另住。作为杨鸿盘长子的小维铨自然继续留在这所大房子里，并给杨鸿盘招来三个小弟。

二 “日本可恶，满清该死”

杨维铨生在漳州，古老而美丽如水仙的漳州，本来是富足而平静的。然而，杨维铨生不逢时。1900年的漳州，已经不那么平